

Issue

33 |

INDIGENOUS
SIGHT

| IPCF雜誌 |



入山請注意

Plutut: Qlhangigaya dgiyaq

交棒



isaray tamo o ya mapiveyveken so kaka' asan a tao

向山林的守護者致敬

o pimasoadan no yancomin am, ya akmey macibedbed do kahasan aka no rako a wawa, ano manisibo a mikala so kanen aka no iyakan am. ma dada a mapo do maoran no kahasan aka no pangaa'apan a wawa. Ipihanhan no tao o sibowan a a'akawan, ori o piveyvekenan so maoran no kaasan aka no pangaa'apan. ano manisibo am, tawagan sira o mina ineynapo no kakwa, a omzat do pikalan so isovo a kanen, topa vehvehsa o apen a kanekenen aka no iseysavat. na ipitarek no pangaktoktoan no yacomin aka no dehdeh, ano ingpotan o kanekenen a ji misepai o maoran no isovo a kanen am, jjabalinas o pasavongen no a'akawan.

ya rana mitarek o pimeymasaodan aka no da talilisan no tao siciakwa ya, da rana apen no pangangavangan o a'akawan no yancomin, yaro o malalavayo a ya komala so iweywawalam no kakwa, da rana vangonen o cirecireng aka no anood no kakwa, piamoon no kasnekan no karawan. ya magza o ya talilisan no tao do rako a ili, nakenakmen tamo pala o kakmey mapaneb so kataotao a kapakapia a tomalilis do angangayan, a misimaoli do pimasoadan no kakwa. paslinen o kangay do kaka'asan, aka do keysakan, ipakaliliw so rako a oyowyat no karatayan, pakanakmen do onowned o inanao da jiyaten no kamanrarakehan aka no iciyataao do ili.

ya miparo o ya mangay milingalingay do kaka'asan a tao siciakowa ya, ya padketen o vazay no ya mapiveyveken so kaka'asan a tao do vakong a “原視界”, ipacita da no tao so maorang no rako a ka'asan, aka pakacita so vazay da no ya mazikna a mapiveyveken so kaka'asan a tao, ji topazikaza o maraet a banaikbek do panisibowan a kaka'asan, azowain sira no apia cireng, ikasaray no onowned da. isaray tamo o vazay da no ya mapiveyveken so kaka'asan a tao, ta sira o neymakdeng a ya omzat do maoran no rako a karatayan.

原住民的生活與自然環境緊密連結，不只是居住環境，就連採集、狩獵也都獲取自自然。我們對環境的高度倚賴，養成我們必須與自然界取得平衡的觀念，以及對環境的敬重。像是進入山林前，我們會和山、祖靈對話，請祂們賜予我們生活所需，我們只會拿該拿的，絕不過量索取。不同於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原住民族深信，唯有知足、不過度浪費，才能與自然共生。

雖然當代的環境與過去已截然不同，土地流失既嚴重又快速，年輕族人必須在不斷失根的狀態中尋根，但我們仍能想辦法追尋過往的生活模式，延續尊敬大自然的精神。在快節奏的都市中，我們可以試著把自己關機、讓自己慢下來，盡量拋開水泥牆的束縛，回歸自然。找時間走入山林、潛入海中，接觸自然環境，感受大自然包圍的力量，步步尋覓傳統社會給我們的訓勉，謹守重視環境倫理的生活哲學。

疫情期間，有越來越多民眾開始親近臺灣山林。本期《原視界》走入山中，報導與山為伍的工作者之工作樣態，讓民眾遊山之餘，也能認識山林的多元樣貌。藉由閱讀《原視界》，尋找山裡的寶藏、理解工作者的辛勞，希望民眾能給環境多一點體貼、給這群工作者多一些肯定與鼓勵。我們要深深向山林的守護者們致敬，感謝他們的付出，讓我們得以保有如此豐富的自然環境。

Panirsirngen do yanbonkay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董事長

瑪拉歐斯
Maraos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3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李珮綺
美編：張為舜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Miming（太魯閣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Plutut : Qlhangi gaya dgiyaq

- 01 發行人的話
isaray tamo o ya mapiveyveken so
kaka' asan a tao
向山林的守護者致敬
- 04 交棒——入山請注意
- 26 生態知識解密
植物怎麼那麼有用！
- 30 物件看歷史
近山生活不容易！





06 太魯閣弓箭製作
鍾德榮



10 銅門部落女獵人
Mi Mi



14 森林的守護者
陳美燕



18 山林領路的勇者
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



22 採集超過3萬種植物的獵人
洪信介

交棒 >>



交棒

入山請注意。

Plutut : Qlhangi gaya dgiyaq



註：Plutut：Qlhangi gaya dgiyaq，太魯閣族「進入山林要記得長輩的訓勉」之意。

敬告遊客

為避免外來登山客不熟悉原住民族文化，而誤以刻板印象或錯誤觀念設想族群狀態，本刊邀請多位山林領域之佼佼者，介紹山林賦予我們的生態資源，以及原住民族與自然共生的智慧。請民眾務必詳細閱讀，內容精彩，錯過可惜。

迷途時請勿慌張，本刊將一直與您同在，並持續指引您深入挖掘原住民族文化知識，學習以不同視角看待山林之美。期待本旅程結束後，您能獲得新的視野與能量，一起攜手讓更多人看見臺灣原住民族。

原視界



[太魯閣弓箭製作]

鍾德榮

從退伍後跟著祖父學做弓箭，鍾德榮娓娓道來弓箭製作的步驟，每一個細節都蘊含祖先的智慧。在越來越少族人會做弓箭的年代，他的手藝更顯珍貴。

文／陳怡如 攝影／林靜怡



鍾德榮將獵到的山豬齒骨整齊擺放於儲藏室。



就地取材打磨一把好弓



弓的長度大約與雙手打開後等長。

製作弓箭需要的都是天然材料，從就地取材到製作，都蘊藏祖先的智慧。

花蓮秀林的銅門部落，是目前臺灣少數仍保有鍛造刀具技術的部落。走進部落內的一間儲藏室，牆壁上懸掛著一整排的山豬齒骨，地板上的紙箱則堆滿鹿角，這些都是獵人鍾德榮的戰功。採訪當天，他才剛從山上打獵歸來。

今年61歲的鍾德榮，從小好動，在國小一年級即跟著祖父上山打獵，「打獵就是我們的生活。以前的菜哪有現在那麼多，在山上工作，抓一隻老鼠就可以過一餐了。」

自己打獵的工具自己做

鍾德榮的祖父以身教而非言傳的方式，帶著鍾德榮放陷阱、做弓箭、判斷動物蹤跡。他一點一滴將祖父的技巧內化，在快20歲時成為能獨當一面的獵人。「我看到山裡有很多山豬，祖父知道我已經會放陷阱，就我自己上山，一開始獨自走在山裡有點害怕，但自然而然就慢慢習慣了。」鍾德榮說道。

回想第一次抓到山豬的成就感，鍾德榮仍記憶猶新，「山豬很聰明，動物裡最厲害的就是山豬，在部落裡要會抓山豬才是真正的男人。」技術純熟的他，堪稱是「山豬殺手」，這幾十年抓過4千多隻山豬，有時一週就能抓7、8隻。他的最佳紀錄，是曾用陷阱抓過重達250斤的山豬，牠的油脂有三根手指頭那麼厚，「如果把所有山

豬齒骨都放在儲藏室，早就擺不下了！」鍾德榮大笑著說。

鍾德榮打獵的裝備、陷阱，全都不假他人之手，「自己打獵的工具要自己做。」他分享，以前長輩製作陷阱時有不少禁忌，像小孩和女性不能從陷阱前面經過，更不能跨越，否則會招來不祥。

做弓講求手感，握起來好不好用是重點

過去沒有獵槍，弓箭就是獵人打獵的最佳幫手。鍾德榮從退伍後開始跟著祖父學做弓箭，他拿出一把親手製作的弓箭比劃、說明，「製作弓箭需要的都是天然材料，從就地取材到製作，都蘊藏祖先的智慧。」





鍾德榮教小朋友練習拿弓箭。

看似簡單俐落的外觀，其實要注意的細節不少，光是取得材料與後續處理，就需耗費許多工夫。傳統弓箭的弓體由木頭製成，大多會採用兼具硬度與彈性的pruxul（桒木），少部分則會用七里香。鍾德榮指出，收集木柴切記要找尋較為筆直的木頭，且取回後必須要先烤乾，「因為濕木頭比較軟，容易斷。」

烘烤時間視木頭粗細和天氣狀況而定，大約需要烤一至兩週，因此最好的取材季節為冬天，不僅容易找到乾木頭，也能縮短烘烤時間。因材料天然，即使做好的弓體，也會受天氣影響而產生變化，鍾德榮透露，「如果在下雨天上山打獵，弓箭吸收到水氣也會變軟，回來要馬上擦乾並烘烤，射弓的強度才會恢復。」

製作弓箭需先將木柴裁至適合長度，長約160公分，鍾德榮說明，「大概是自己手張開來的長度。」接著用獵刀削皮，再細細修整弓體的厚薄、弧度，直到木頭可以稍微彎曲，但要避免太

薄而容易斷裂。「還有另一個要注意的細節，以握把為中心，上下木頭的彎曲程度都要一樣，這樣施力才平均，否則箭會射歪。」鍾德榮提醒。

雖拆解製弓步驟，但削、砍等過程沒有制式規定、全憑經驗，只見鍾德榮俐落用刀，不一會兒就削出弓體雛形。「做弓非常講求手感，握起來舒服、好用，才是重點。」鍾德榮修整完弓體後，最後會在弓的尾端裝上一小截山羊角，增加頭尾硬度，這樣弓放在地面才不容易磨損。

箭身、箭頭，每個細節都是功夫

箭身和弓體不同，多採用高山箭竹，因竹節較小，形體更加挺直。選材時首選老竹，才不容易斷裂，竹子取回後也要烤乾，因為濕竹除了易斷，重量也會加大。一支箭約80公分長，可以因應弓的長度微調。裁減好長度後，鍾德榮將竹子搭在火上加熱塑形，將竹子調整到極為筆直，箭身的形體即大致完成。

箭頭則多利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廢鐵製作，如車子的廢棄底盤，再自行燒整、敲打，磨出鋒利刀鋒。要看箭頭夠不夠利，鍾德榮分享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磨到可以刮毛就是夠鋒利，這樣的箭頭是可以直接射穿猴子的。」

箭身和箭頭完備後，接著就是組合。過去，部落會用自己栽種的苧麻製成麻線，將箭身和箭頭一圈圈纏繞、網綁，外層還會塗上膠水，增加穩固度。以前沒有快乾膠，祖先會用具有黏性的紅檜汁液，塗在麻線外面，接口就不會鬆脫。最後再用山羊或山羌的皮做成箭套，收納弓箭。如果所有材料已備齊，一天就能做好一把弓箭。

獵槍出現，弓箭逐漸式微

以前，鍾德榮會在遠方放小罐頭練習射箭，直到他連續3次都正中紅心，祖父才認可他的技術。山裡因枝葉繁茂，弓箭使用角度需視環境而調整，「若都垂直拿弓，弓或射出的箭便容易卡到樹枝、藤蔓。」鍾德榮解釋。

過去以弓箭獵捕超過200隻山豬的鍾德榮認為，即使現在有了獵槍，但兩者都是打獵的工具，並無區別，只是弓箭的優勢在於聲音。「獵槍『碰』一聲，其他動物都知道要跑了，」但他接著大笑說：「只是弓箭射太遠的時候，箭會找不回來。」

雖然獵槍出現後，弓箭漸漸式微，部落會製作弓箭的人所剩無幾，就連鍾德榮也偶爾才會用弓。但這一把弓箭，不僅是上山取物的工具，更積累部落的傳統文化，如何完善地傳承這項工藝，考驗全體社會的智慧。

削、砍、烘、綁、磨，
從每個細節都可看見鍾
德榮磨練出的工夫。



[銅門部落女獵人]

Mimi

太魯閣族的 Mi Mi，是原住民族中少數領有政府核發「獵人證」的女獵人。他將狩獵視為結合技術、智慧與藝術的神聖工作，堅定傳承屬於獵人的榮耀。

文／陳怡如 攝影／林靜怡



抓鼠陷阱



偽裝前
山豬與羊、羌陷阱

隱藏後

狩獵是一門神聖的工作

Mi Mi示範如何設置抓鳥陷阱。



抓鳥陷阱



狩獵不光是捕捉野生動物，更是一項神聖的技藝，以及藝術。

備好裝備、調適心情，才能上山

在Mi Mi眼中，狩獵的每一細節都是學問，「狩獵不光是捕捉野生動物，更是一項神聖的技藝，以及藝術。」在出發前，獵人需親自準備裝備、陷阱，放進編織的背籃；若要在山上過夜煮食，除了必備刀子、獵槍，還要攜帶米、鹽及鍋子。這些工具對獵人至關重要，女性非但不能觸碰男獵人的裝備，陷阱更得親身製作，絕不能找人幫忙，「自己動手製作、準備，才會熟悉，避免發生危險。」

因上山打獵有許多禁忌，除了器具準備萬全，心靈也得調適。例如獵人出門時，家裡絕對不能有紛爭，要讓獵人心平氣和地上山。「心情不好絕對打不到獵物。而且獵人最忌諱混亂的男女關係，可能會讓你還沒打到動物就先喪命，這是非常大的禁忌。」Mi Mi強調狩獵是一項莊嚴的工作，身為獵人要很守規矩，「真正的獵人，家庭關係一定很好。」

在打獵的前一週，獵人需先上山開路。像銅門部落有六大家族，每個家族各有自己的獵場，獵人又各有自己的路線。「不能隨意進入別人的路徑，就連同一家族的路線，進去前也得事先知會。彼此尊重，這是規矩。」Mi Mi說道。

進山以前，對山林一定要抱持敬畏的態度。「因為你要從山裡拿食物，要尊敬自然的給予。」Mi Mi說明，以前老人家會灑酒、點菸，

拿起木板、繩索，才一會兒工夫，陷阱就已隱身在草堆之中。「山豬只要一踩到，腳就會被繩圈套住，然後往上吊起來。」花蓮銅門部落的女獵人Mi Mi熟練地示範獵人日常工作。

從13歲開始和爸爸上山狩獵，Mi Mi即理解到這不僅是族人的生活，也是維生的方式，狩獵除了供食用，也能販售山產到平地。「男獵女織」雖是原住民族普遍的社會分工，但太魯閣族並未禁止女性狩獵，只要有興趣都能跟著老人家上山。「女性大多是做副手，像是放陷阱、背獵物。」Mi Mi表示，至今他仍維持每個月和先生上山打獵的習慣。



Mi Mi示範製作捕鼠用的石板陷阱。

後來因為宗教信仰，漸漸改用禱告，儘管形式不同，但不變的是那顆虔敬的心。

來自大自然的食物， 分享是獵人的精神

在偌大的山林裡，仔細觀察動物腳印和牠們愛吃的食物，找出獵物蹤跡，是獵人必備的技藝。優秀的獵人，光是掃視到動物的眼睛，就能判斷體型大小，且他們僅會獵取成年動物，而非幼獸。為了獵捕不同的動物，獵人需判斷動物的行經路線，並架設各異的陷阱；像是山羊習慣走懸崖峭壁，陷阱就要放在不同獸徑的交界，山豬的陷阱則要置於寬闊平地，這些全都是長年累積的智慧。

有時候獵人還會喬裝，就地取材搭建簡易的遮蔽空間，安靜等待獵物通過。Mi Mi之所以認為狩獵是門「藝術」，正是因為要喬裝得天衣無縫，才不會讓獵物發現，「動物天天待在山裡，都知道今天這條路發生什麼事，牠們很聰明的！」

打獵當下，切忌喧鬧，除了用槍不放點火的引信，其他時候槍口一定要朝上。「因為你不知道還有誰也在山林裡，絕對秉持安全至上。而且不要貪心多獵，夠吃就好。」Mi Mi表示，打到的獵物一定要全數帶下山，珍惜上天的賜予，有些商人打到鹿，卻只割下鹿茸，把其他的肉都丟在山上，就是犯了大忌。而且獵人要懂得分享，一起上山打獵，獵物一定平分，下山後也會分給其他族人，「分享是獵人的精神，因為這是來自大自然的食物，並不是自己的東西。」Mi Mi說道。

獵人應是備受尊重， 怎麼會變成犯人？

雖然Mi Mi熟絡地分享狩獵規矩，但其實部落曾經歷狩獵文化的斷層，這得從1989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育法》說起。《野保法》規定不得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者最高可處3年有期徒刑，若是非保育類的野生動物，必須在縣市政府劃定的「狩獵區」內進行。但臺灣並沒有縣市政府劃定狩獵區，因此《野保法》等於宣告臺灣「全面禁獵」。

2004年，《野保法》增訂兩條與原住民族相關的條文，說明若是因傳統文化或祭儀所需，可以不受嚴格規範，但詳細辦法到2012年才公布，甚至有些內容還和原住民族文化相斥。例如政府規定，狩獵前要先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寫明獵人資料、狩獵區域、狩獵時間，以及預估狩獵的動物量。但預估數量，便嚴重觸犯原住民的禁忌，「打獵要看上天給你多少，預測要打幾隻就是犯禁忌，到時候絕對一隻都打不到。」Mi Mi嚴肅地說。

「以前禁獵的時候，我們非常、非常怕被抓，看到警察就像看到鬼一樣。打獵是我們的生活，但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裡，這樣的日常卻違法。」Mi Mi坦言，目睹族人一個個被抓，心裡真的很難過，「獵人應該備受尊重的，怎麼會變成犯人？」



Mi Mi與先生都是獵人。

不必再徬徨， 才能堅定傳承狩獵文化

為了解決狩獵行為長年地下化的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2017年起，讓全臺8個林區管理處與11個原住民部落或組織合作，推行「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將狩獵管理權回歸部落，並輔導族人取得獵人證，得以合法狩獵。於是，秀林鄉銅門部落成立獵人協會，和花蓮林管處及國立東華大學合作，在2019年成為全臺第二個頒發獵人證的部落，Mi Mi夫婦都是發起人之一。

要取得獵人證，得先參加傳統規範、狩獵技術、槍枝安全等課程，最後還要經過耆老認可，才算過關。證照兩年換發一次，獵人得遵守規範，才能持續擁有獵人資格。目前部落已有90多位族人拿到獵人證，其中有10多位女性，大多是男獵人的妻子。

Mi Mi表示，「有合法獵人證就比較不用擔心違法問題。希望我們能在安全的環境持續傳承狩獵文化，讓晚輩及社會大眾明白，狩獵不光是捕食，還包含技術、智慧和文化藝術，這些都和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連。」揮別禁獵陰影，如今部落正一步步找回昔日獵人的榮耀。



[森林的守護者]

陳美燕

俗稱「巡山員」的森林護管員，掌管山林內大小事務，即使工作繁雜，來自臺北的阿美族人陳美燕仍每天保持熱情與動力，維護森林環境，因為他早已把花蓮這片土地視為自己的家。

文／劉禮碩 攝影／林靜怡

維護山林豐富生命力





森林護管員不只要巡山，到溪流調查魚類也是日常工作之一。

不要再讓花蓮留給別人「後山」、「落後」的想像，希望下一代能把知識所學貢獻家鄉，幫助地方繁榮起來。



您被山豬追過嗎？森林護管員陳美燕曾遇過母山豬帶著小豬，見到人就發出急速的喘息聲，並露出牠的獠牙，向著人衝刺跑去，陳美燕當時寒毛一豎，下意識地瘋狂奔跑，直到遠離山豬的視線範圍，才安慰自己逃過一劫。除了山豬，他也曾遭虎頭蜂攻擊，但種種危機都不曾讓他對這份工作卻步。陳美燕認為，擔任森林護管員的趣味在於能長時間和大自然共處、與各種生物共生，而他的職責便是維護生態的平衡。

在臺北出生、長大的陳美燕，無法適應城市的快步調，總是對童年假期去過的花蓮心馳神往。在他的印象中，花蓮的天空晴朗清澈，市區可見水田，跟著表哥在田中央探險的畫面歷歷在目。「那時看到綠色就覺得壓力釋放，如果能在花蓮生活會有多好？」陳美燕對都市的工作感到倦怠，離開城市的念頭早已在心裡萌芽。

1980年代，因應《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各地監理站及環境保護局陸續釋出原住民職缺。原先任職於監理站的陳美燕，發現林務局

花蓮林區管理處有開缺，毅然申辦請調，終於在2006年回到朝思暮想的花蓮。

儘管工作辛苦，始終樂在其中

開啟無線電及GPS，陳美燕精神抖擻地展開每日工作。他負責的區域為白鮑溪以南、樹湖溪以北，總面積達1,278公頃，工作項目如造林撫育、監工、清理垃圾、巡視濫砍狀況、外來種移除、獎勵造林驗收、礦區礦檢、埋伏等無所不包。「但像要上山或遇到山林火災，就會由男生出勤，而需要溝通的工作像推動地方課程或政策推行，女生來做就會比較順利。」陳美燕說道。

雖然工作量大且繁雜，但陳美燕仍感受到不少樂趣。因為山林是開放空間，有許多不肖業



陳美燕監測外來鳥類。

者會強占路邊空間收費，他們必須偽裝身分、錄下過程，才能掌握對方犯罪的證據。「有一次是停車場遭檢舉違規收費，我在上班時間穿沙灘拖鞋喬裝成觀光客，一臉悠哉地採買食物。」儘管回想起來仍覺得好笑，但陳美燕也嚴肅地說，「只是我們每天在這裡工作，他們都認得出來，斷人財路也會怕被報復，畢竟我們在明，他們在暗。」

除了違規事件，處理非法盜採也是森林護管員的職責。陳美燕的轄區包含豐田礦區，如今雖已停工，但玉石價值居高不下，是許多「山老鼠」的目標。森林護管員必須在接獲通報時，算準對方下山的路徑並埋伏，在車輛通行後檢測壓紋，測量輪胎重量，進而判斷是否有盜採的可能性，過程雖免不了戰戰兢兢，但陳美燕卻樂在其中地說：「每一次出任務都能學到很多東西。」

做生態，需要社區部落的力量

曾經滿布水田的花蓮市區，如今已被一幢幢建築取代，僅剩壽豐一帶為最後的淨土，陳美燕感受到環境維護的重要性，語氣堅定地表示：「生態多樣性是人類唯一的活路，一定要保留以前的樣貌。」

平時，陳美燕會頂著烈陽、拿著望遠鏡在埤塘四處張望，尋找外來種埃及聖鸚的身影。以黃金硯著稱的立川魚場與懷客橋周遭，因外來鳥種聚集及搶奪食物，嚴重迫害白鷺鷥及夜鷺等水鳥的棲息空間。為此林管處啟動「清零移除計畫」，請銅門部落獵人協助搜索、移除外來物種。「做生態，需要社區部落的力量。」陳美燕認為，藉由社區合作來結合公部門及民間力量，能促進地方的環境意識，落實生態永續發展。

像是早期的山林工程因大量使用水泥，截斷荖溪的水流，生物棲息地遭破壞，物種漸漸消失。現在林管處運用在地材料搭建魚道，幫助魚類回到上游產卵，同時監測魚道回流效果、定期檢查魚種數量。此外，林管處偕同部落推動「里山倡議」，以友善環境的工法及素材建置手工步道，維持生物多樣性與資源平衡。陳美燕開心地說：「現在鳥類和蜻蜓都飛回來了，環境正慢慢恢復到以前的樣貌。」

讓青年回部落扎根， 幫助部落創生

不僅是恢復生態，部落的活力也有待復甦。陳美燕轄區中的力拿恆部落，有著老吟唱優美的古謠，卻不見年輕人的蹤影，若要讓傳統能繼續傳唱，需要青年的力量，但要讓青年返鄉必須先建立穩定工作的誘因。



為推動林下經濟，陳美燕輔導在地部落種植椴木香菇。



林務局為帶動林下經濟，在力拿恆部落推廣栽種椴木香菇，並由森林護管員協助輔導部落居民。但要在山上種香菇並不容易，得自己建造蓄水池、接水管，「醒菇」時還要將椴木不斷翻面重擊地面，勞力需求之高卻苦無年輕人承接。年逾60的花蓮縣壽豐鄉光榮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林西布·發拉斯，即使至今尚未回收成本，仍扮演領頭羊為地方產業扎根，他相信唯有族人跟進，青年才願意回流返鄉。

「年輕人回來，能幫忙護溪、護魚，也能帶動部落的深度旅遊。」陳美燕認為，年輕人學習力快、有創意，能整合在地資源推廣部落，「不要再讓花蓮留給別人『後山』、『落後』的想像，希望下一代能把知識所學貢獻家鄉，幫助地方繁榮起來。」



[領路山林的勇者]

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

有一群人肩負沉重行囊，在奇險的山林路徑，步履艱辛地往上攀爬。他們是許多山友完成登山夢的推手，也是協助山林修繕和學術研究的無名英雄，他們有個正式名稱「高山協作員」，但外界多喚他們為「背工」。

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照片提供／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

負重走遍全臺山林



有些族人學歷不高，工作不好找，只能硬著頭皮做。這行沒有什麼門檻，只要身心健全、體格強壯，就能憑本事賺錢。

高山協作員經年累月與山林並行，培養出超群的體能與山林知識。



南投信義鄉是全臺灣擁有最多高山協作員的地方，散居中央山脈兩側的布農族，因居住環境與高山毗鄰，熟悉山林的優勢讓他們更容易勝任這份工作。望鄉部落的全蔣清，今年53歲，在35歲時踏入登山協作一行，更擔任節目《MIT台灣誌》嚮導長達15年。

全蔣清從國小六年級開始跟著父親上山打獵，對山林並不陌生。退伍後一直待在部落務農。「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怎樣。」他笑著分享，當初因為農產品跌價只好另尋出路，「那時沒錢買農藥，快撐不下去，剛好有人介紹我去當背工，才有現在的卡里布灣。」

即使體力活也能靠服務提升價值

「以前就是做別人的工人，他們會把裝備丟在地上，要你全部背上去，重量都沒有上限。」

全蔣清仍記得，打包後超過40、50公斤是家常便飯，而且薪資也沒有公定價，「一天大概有2,500元，好一點會有3,000到3,500元，但公司還會再抽500元。」協作員不只要負重，還要負責找水、紮營、炊煮，偶爾更得兼作嚮導，工作繁雜卻沒有保障，受傷也是自行負責。全蔣清無奈地說，「工作不好找，只能硬著頭皮做。」

做了幾年，全蔣清想要改變背工生態，在2012年創立「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明定規矩，創下許多業界首例。例如，他率先喊出行李重量上限25公斤，每多1公斤加收200元；薪水調漲為一天4,000元，且公司不抽成，並幫協作員加保意外險和勞健保。

「一開始漲價，大家都說我死定了、撐不久，但我們用服務讓別人知道，我們值這個價錢。」全蔣清舉例，像是經過地勢險峻的地



張秦豪（左）與谷豐年年紀雖輕，高山協作經驗卻相當豐富。

方，我們會注意客人的安全，而且還有「隨隊背工」，全程陪在身邊，「對客人來說，差一點錢無所謂，但服務態度會贏過一切。」去年，全蔣清又將薪資調漲到單日5,000元，已是業界最高水準。

身體要養好，再一趟趟鍛鍊體力

除了商業登山，像是高山工程、步道養護、修建山屋、學術研究、影片拍攝等，都需要高山協作員將建材、設備、儀器等物品背上山，可說是臺灣建立高山環境與取得山林知識的幕後功臣。

卡里布灣企業社目前成員共41人，布農族占6成，泰雅族約3成，也有女性及非原住民成員。全蔣清表示，這行沒有什麼門檻，只要身心健全、體格強壯，加入後就隨隊出發，「第一次由前輩帶著認識路線、學習專業知識，之後就放他們自己結伴帶隊。」

雖然門檻不高，但挑戰卻不少，首先要克服的關卡就是負重。今年24歲、資歷5年的協作員張秦豪回憶，「第一次上山就得背這麼重，看前輩好像很輕鬆，怎麼我都跟不上？」去年剛入行的谷豐年接著說：「像我第一次出任務，秦豪在我後面唱歌，我已經很累了，他怎麼還有那麼多力氣！」他們分享背重物要把重量集中在中上位置，頭帶負擔7成，肩帶3成，雖然有訣竅，但體力也是從一趟趟任務鍛鍊而成。

登山旺季大約落在3至11月，協作員一個月有25天都在山上，體力耗費極大。全蔣清笑說：「回家就像一場遊戲一場夢，才剛下山，隔天凌晨又上山了。」在高山工作，體力跟身體狀況都得調整到最好，全蔣清記得有次出發前，他有些微感冒症狀，一到山上高山症發作，還引起肺水腫、腦水腫，趕緊呼叫直升機救援，最後在加護病房待了5天，「身體狀況不好，上山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危險無所不在， 全憑意志力在爬山

除了體能負荷高，險要的登山路線也是一大挑戰。像是《MIT台灣誌》有次拍攝中央山脈大縱走，行走路徑全憑協作員開闢，還得克服迷路和水源問題，團隊整整走了28天才完成拍攝。全蔣清分享，這趟任務只規劃一次補給，所有東西都得背在身上，每個協作員身負至少50公斤，「那時候還年輕、體力好，就像是打不死的蟑螂。」

谷豐年第一次出團也是震撼教育，當時行經北二段O型縱走，途經一處斷崖無路可走，只能擺盪過去，「我第一趟就嚇到了！原來做這行這麼可怕，後來下山一直想，我可以不要做了嗎！」但這些都比不上最可怕的大魔王——瞬息萬變的天氣。全蔣清表示，「如果隊員發生山難，一定是天氣不好，我們這時候也非常脆弱，



臺灣山區地形變化豐富，若陡峭路徑碰上壞天氣，會讓高山協作員吃足苦頭。



走三步、退一步，後面推、前面拉，都是用意志力在爬。」海拔3,000公尺上的風雨不比平地，有時秋冬季節的雨還會夾帶冰線，打在身上痛感是好幾倍。「那時候真的會覺得我在這邊幹什麼，走路走到懷疑人生。」張秦豪說道。

張秦豪記得，有次天氣不好，在爬南三段一處近90度的陡坡時，有隊員失足滑落200公尺，當下他想辦法將人往上背到稜線，等待直升機吊掛，「我本來以為他會死掉，好險有救起來。」在此之前，全蔣清也曾碰過領隊在同一地點摔死。

高山協作不僅辛苦、危險，淡季也得兼差苦撐。全蔣清坦言，許多族人學歷不高，大多從事勞務工作，「高山協作的薪資跟外面相比，至少多上一倍，拚老命也要做。」這群無名英雄，踩著艱辛的步伐，扛著進到山林賴以維生的食材與工具，也一肩撐起了臺灣的高山文化。



性格開朗的乖乖，總是活潑好動地兜來繞去。

[採集超過3萬種植物的獵人]

洪信介

擁有部分原住民族血統的「植物獵人」洪信介，日復一日、隻身一人穿梭於高山密林，只為了讓每一株花草都能留下紀錄，不被環境與時間淹沒。

文／陳怡如 攝影／黃建彬 照片提供／洪信介



讓珍稀植物得以永垂不朽



我在野外採集植物，
都是憑著自己的使命感，
希望可以挽救更多稀有植物。



在索羅門群島的熱帶叢林中，珍貴的藍石松盤踞著一棵25公尺高的大樹。旁人問：「你爬得上去嗎？」「我可以試試。」洪信介話音剛落，一個俐落身影便攀了上去，底下的索羅門原住民全都目瞪口呆看著他。

節目《國家地理》的影像播出，讓「植物獵人」洪信介的故事浮上檯面。今年48歲的他，目前擔任熱帶植物保種基地「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簡稱保種中心）研究助理，他一輩子與山林、植物為伍，至今已採集超過3萬種植物，許多珍稀物種都在他的手中獲得保存。

綽號「阿改」的洪信介，在10歲時愛上植物。「我從小就好動，完全坐不住！」洪信介自言對讀書沒興趣，沒辦法乖乖待在教室，倒是一天到晚跑去老家對面的濕地玩，「我在那裡抓泥鰍、青蛙，也會爬到樹上找鳥巢。」有次他在濕地裡發現食蟲的長葉茅膏菜，全身布滿黏液能捕捉昆蟲，他好奇地抓一些小蟲黏上，「看到葉子有反應覺得很有趣，我就挖回去種。」往後只要看到特別的野花、野草，他都會帶回家種，與植物的緣分也就此生根。

在索羅門群島由當地原住民擔任嚮導，帶領洪信介進入山林。

四處打零工， 只為了有時間採集植物

洪信介國中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升學，但他不是不愛念書，而是只對植物的書有興趣。當他採集越多，就越想深入探究，於是他開始買植物圖鑑，「只要有植物照片跟名字在上面，我都會買。」即使英文不好，他仍埋頭鑽研植物拉丁學名，甚至還蓋一間溫室，裡頭蒐集了千種植物，「植物種類太多了，永遠都探索不完。」洪信介說道。

為了有時間採集植物，在2017年進入保種中心以前，洪信介四處打零工，從未有過固定工作，他大笑說：「我做過的工作跟植物一樣多！」舉凡建築工程、水電、古蹟修復、景觀園藝、農務，他都接觸過，甚至曾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擔任背工協作整整4年，每次調查都得負重40公斤，並走遍臺灣深山。



洪信介對植物情有獨鍾，生活與自然環境緊密相連。

洪信介擁有發達的運動神經，加上長期培養出的豐富知識及如雷達般的雙眼，只要眼一瞥就能辨認出植物種類。2012年，保種中心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共同執行為期5年的「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在朋友介紹下，洪信介於2015年加入計畫團隊。

每一次採集，都是自己的使命感

背工工作結束後，洪信介有段時間連走路都有困難，時時穿戴護膝，但參與國際計畫的機會難得，他仍舊咬牙答應，「我只有國中畢業，心裡是很自卑的，有這種機會，死也要把握！我的腿還沒斷，就忍耐去拚！」

即使身體不適，他仍展現過人技藝，不管是懸崖峭壁，還是8層樓高的大樹，他都穿梭自

如，讓當地原住民大為驚嘆。從2015到2017年，洪信介在索羅門待了230天，採集成果滿載而歸，例如葉子最長的蘭花「英聖龍爪蘭」，以及葉子最長的石松「馬尾杉」，都得以帶回復育、繁殖，或做標本保存。這些也在《國家地理》的記錄下首度曝光，外界才驚覺臺灣竟有這麼一號厲害人物。

計畫執行完畢，保種中心執行長李家維力邀他加入，洪信介雖曾猶豫，但心想漂泊多年也該讓生活穩定，且保種中心的設備完善，可以好好照顧採集的植物，便答應參與團隊，在他44歲這年獲得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

洪信介雖學歷不高，但共事的碩博士生都尊稱他為「介神」，因為他總是可以發掘別人找不到的植物。他真誠地說，「每一個我在野外採集的植物，都是憑著自己的使命感，希望可以挽救

更多稀有植物。」這股使命感，讓他甘願一次次涉險。有次他在蘭嶼的峭壁上發現罕見的雅美萬代蘭，很多人看得到卻採不到，他仍毫不猶豫爬上80公尺高的山壁，「一失手就是粉身碎骨，但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想都沒想就衝了。」洪信介笑道。

隻身進山， 從事全臺最危險的工作

洪信介的足跡遍及菲律賓、越南、寮國、中國等深山叢林，曾一年多達200天都在山上。頻繁進山，又是孤身一人，外界形容這份工作為「全臺灣最危險的工作」。洪信介說明，「你可以想像一個人進到山裡，能遇到的危險有多少，而且我們走的還不是有人維護、管理的步道，都是要自己開路的。」



洪信介原子筆手繪臺灣喜普鞋蘭。

除了天氣難以掌握，還得面對動物侵擾。洪信介曾被蜂叮、蛇咬，而且他天生方向感極差，曾在中央山脈迷路整整14天，他為了活下去，螞蝗、糞金龜等都吞下肚，「幾乎就快要死了。」洪信介灑脫地分享瀕死經驗，「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有兩隻黃喉貂走近，把我當成食物，當動物已經敢靠近你，你就知道自己狀況有多慘。」最後洪信介使盡力氣，一手抓住黃喉貂的頭，大力向下一摔，黃喉貂反倒成了他的糧食。

即使每次入山都有未知風險，洪信介從未停下腳步。「每採到一種稀有植物，我就覺得特別快樂！」只是他仍有點感慨地說，「我是社會階層很低的人，植物就是我逃避現實的方法，每次進到山林，都覺得這些像是我的收藏。」

洪信介除了有採集天賦，也精通畫畫，花花草草都成了他的畫作，他期待能以臺灣特有種的植物畫，參加世界頂尖的三大藝術展。他早有打算，等到哪天採不動，就要轉行成植物畫家，用畫筆保留植物最美的姿態。「我沒有遠大目標，採集採到最好，畫圖畫到最美，就這樣而已。」從他樸實又誠懇的話語，我們了解到植物獵人的故事，永遠未完待續。



植物獵人
洪信介



Plant hunter
洪信介

[生態知識解密]

植物怎麼那麼有用！

長年與自然環境共生，原住民族發展出一套生態智慧，不論是面對氣候變化、動物習性或植物利用等方面，皆有相應的山林知識與之共存。尤其昔日物資並不如現代社會豐饒，植物資源的應用便在先民生活發揮重要功能，舉凡食、衣、住、醫療、信仰等，都可發現植物無所不在。

文／郭柏均 插圖／林家棟



樹豆 食用×醫療用途

雖然芋頭、小米、番薯是原住民著名的主食，但樹豆的地位也不容忽視，如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也將樹豆視為主食。樹豆的蛋白質含量高，可以健胃整腸；若服用燉煮後的樹豆根，還有清熱解毒、止血止痛等功效；加上樹豆因含有鋅及礦物質成分，許多族群會食用以增強生殖能力。



姑婆芋 醫療用途×生活應用

外型與芋頭相似的姑婆芋，生命力極強，常見於潮濕環境。具有毒性的姑婆芋雖不可食用，但碩大的葉片卻用途極多。在野外，葉片能盛水、遮雨，甚至搭建臨時工寮、獵寮時，也常用葉片覆蓋屋頂以擋風避雨；平時，葉片則用於包裝食物，像族人狩獵完要分送肉塊，便會以姑婆芋的葉子盛裝。最重要的是，若不慎誤觸咬人貓、咬人狗，導致皮膚過敏，塗抹姑婆芋的汁液便能緩解症狀。



芋頭

食用×醫療×生活應用

在未受漢人社會飲食文化影響前，芋頭可是原住民族的重要主食。因芋頭對環境的適應力極強，既耐旱、耐熱也耐濕，而且病蟲害少、栽植容易，不論旱田、水田、山地都可種植，是普遍的餐桌主角。除了食用，芋頭葉闊大且葉柄肥厚，能應急遮雨。排灣族也會將芋頭葉搗碎，作為蜜蜂螫傷與蟲類咬傷的解毒劑。



無患子 生活應用×祭儀信仰

在沒有洗髮精、沐浴乳的年代，無患子就是清潔的最佳工具。無患子果肉含有皂素，以水搓揉會產生泡沫，能用於洗滌及清潔污垢。且因其具有除汙功能，排灣族及馬卡道族便以無患子種子作為卜卦的神珠，應用在部落祈福或治病、占卜。布農族甚至會以無患子的名稱為孩子取名dahu，象徵健康強壯、多子多孫。



青剛櫟

狩獵應用 × 建築材料 × 染色植物

青剛櫟耐燃且火旺，就算木材潮濕也能燃燒，是日常柴燒及火占時常用的樹種。青剛櫟硬度夠，樹枝可做成彈弓，枝幹能作為長茅、鋤柄及刀把，樹幹可製成打米穀的杵，獵人也會用青剛櫟做成木椿捕捉動物，讓獵物無法脫逃；其材質堅韌到甚至能用作建築材料。此外，青剛櫟更是天然的染色植物。



山棕

生活及狩獵應用 × 醫療用途

山棕因為分布普遍，在原住民族社會使用極為廣泛。其碩大的羽狀葉能製成掃帚，也是祭儀的布置材料。尤其野外小型動物如果子狸等，會食用山棕果實，獵人會依動物特性於山棕周遭布置陷阱，藉其果實誘捕動物。此外，山棕的嫩葉還有止血功效。

在布農族的射日神話中，以前天空有兩個太陽，某天有一嬰兒在太陽強烈照射下被晒死成為蜥蜴，嬰兒的父親與哥哥決定射日報仇，便以山棕葉遮擋陽光，並從葉片的空隙射落其中一個太陽。可見山棕的耐晒性之高。



卡那卡那富族會在颱風季過後舉行河祭，但因男性族服為醒目的紅色，為避免遭來不好的東西，男性會披上山棕製成的雨衣遮蔽；祭儀結束後，族人會將山棕雨衣以石頭壓住放置於河邊，以標示河段，告知河神這是今年族人捕魚的範圍，請河神保護族人安全，並庇佑漁獲豐收。

血藤 生活應用×染色植物

血藤顧名思義其汁液為鮮紅色，可作為紅色染料。因為其莖強韌、有彈性，是綑綁物品的好幫手。特別的是，像魯凱族、排灣族等會在祭儀或婚禮時架設鞦韆，鞦韆的主繩即為血藤，顯見其韌性之強。



黃藤

食用×生活應用×建築材料

黃藤是原住民社會重要的藤材，像是背簍、籃子、頭帶、穩固房屋架構、固定陷阱等，都會採用堅韌且彈性極佳、可塑性高的黃藤。據說，過去獵人若上山沒有打到獵物，因不能空手而回，便會取幾條黃藤返家，作為日常應用的素材。黃藤的用途還不僅於此，其藤心味甘，可料理成湯品與沙拉，是常見的野菜料理。



野外求生如何辨別有毒植物？

- 有乳汁的植物如桑科、菊科，多少帶有毒性，切勿隨便採食。
- 碰到不確定的植物可先摘一片放在舌尖，若感到麻辣或強烈辛味，就不要再吃。
- 鳥類、野鼠或哺乳動物食用的野菜、野果，通常人類也能吃。在草食動物活動範圍，卻保持完好的植物不要採集，因為動物都知道那吃不得！
- 大家都知道絢麗的植物少碰為妙，但色彩鮮艷的野生蕈類不一定有毒，不過黯淡的蕈類也未必沒毒，所以蕈類都不要碰最安全。

參考資料

- 鄭漢文、胡金勝、胡琢偉（2016）。《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臺東縣：桃源國民小學。
- 劉正元、邱碧華（2020）。《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植物》。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 魯丁慧、柯勇男、林聖峰（2011）。《排灣族之植物利用》。臺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魯丁慧、陸象豫（2013）。《邵族之植物利用》。臺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吳雪月（2006）。《台灣新野菜主義》。天下文化。

近山生活 不容易!

物件看歷史

近年來，民眾越來越喜愛親近自然，露營遂成為現代的流行風潮，經常可見人人帶著大包小包的裝備，上山體驗與自然為伍的樂趣。但真正與自然共處，不需要借助外來的工具，一切生活所需都蘊藏在山林之中，一起來尋找前人留下的大祕寶吧！

文／郭柏均 插圖／林家棟

辨識環境特徵，培養直覺力

過去的自然環境並不像現在所見，處處有規劃好的路徑供民眾行走。當先民進到山林深處，四周滿是高大挺拔的樹木與奇花異草，要如何決定該往哪裡去呢？

代代與山林共生的原住民族，並不是天生即具備超群的方向感，只是因長時間待在野外，觀察力自然較為敏銳。像是2021年公共電視臺推出的史詩劇《斯卡羅》，因劇中族人後代阿杰進入山林就像迷路，於是環嶠十八番社大股頭的女兒烏米娜，便教導他以綁樹葉指示方向的方式，暗示族人該往何處前進。

以當代生活為例，部落長輩帶領年輕族人初次入山，即會沿途告訴晚輩環境的特徵，像是看到大樹洞要轉彎、看到某樹種就要轉換方向等，雖然這對在平地生活的人可能難以理解，但當您長期處於該環境，自然就能培養出對周遭環境變化的機靈直覺。



此文為說明原住民族在自然環境衍生的生活方式，並非野外求生教學，若您受困野外且急需救援，以上經驗並不適用。



山裡的游牧民族，讓木材循環再生

木材是森林裡的珍貴資源，過去天氣寒冷且缺乏瓦斯，原住民族會在屋內烤火取暖，也會燒柴煮飯、煮水，每家每戶都必須準備足夠的木材，才能維持日常生活。除了燒火之用，木材也是原住民建造家屋、穀倉、工寮等重要材料喔！

正因生活處處倚賴木材，不能讓木材資源耗竭，原住民採取輪耕方式，會在固定範圍耕作、砍柴數年，再接著利用下一區塊，好讓土地休養生息、永續發展。

弓箭在手，勇氣無窮

在槍枝尚未傳入臺灣前，原住民族取材天然樹木如七里香等，較有彈性且不易斷裂的樹材製作弓箭。弓箭的用途除了打獵，也是過往重要的戰鬥工具，只是槍彈砲藥普及後，弓箭就漸漸消逝。

在傳統社會中，射箭的技藝十分重要，許多族群的成年祭儀會以射箭技術與成果，象徵男孩成年，未來將能保衛家園。且上山打獵及征戰的危險性極高，需要熟悉、了解自己的武器，因此每位獵人都得親自製作自己的弓箭，其他人不得觸碰。



愛山、親山也護山

原住民的生活高度近山，隨著親山活動盛行，許多與山林相關的工作於焉而生。像是本期介紹的高山協作員，發揮「縱橫山場」的能力，帶領大眾翻山越嶺，即使在資源補給不便的山上，也能安然順利地度過。而當人類活動劇烈影響山林，我們也有森林護管員協助守護山區環境，為保育生態盡心盡力。



交棒 >>

俗話說「距離產生美感」，正因山林並非一般大眾日常生活會接近的場域，故我們對山有著美好的想像，渴望探索山林祕境。當我們與山越靠越近，更應該學會尊重環境，保持適當的距離以維持美感。

